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1

DEC 4 1930

^T
~~Ch L~~ 915₃ / 2964₃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介州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
人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主德萬計靈氛糾縈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熒然無心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謹切若疾疴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漢輶小記 卷二十一
雄氏之教爲然乃令十月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詣于南京命欽大監臣差以穀旦就蔣
山太平寺 寺不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
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 躬眎吼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一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道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出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摺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摩琴沈佛之樂首曰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
桃暨名葍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
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
喜由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斲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置香案與之
儀仗博博西向跪受 引而出 儀仗與而戒之
詔已引入 致參佛之禮聽法 引而 釋師宗
受毗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 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解法食凡四十有九 領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 編應曲 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 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 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 濂聞前事二日 凄風戒寒飛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鑿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屬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
饗君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典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
及朽骨况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間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人非言辭之可贊也猶
歎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
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弗獲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為心寧免涕洟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猊座如覲將容香燄霧照燈燄其五

紅梵唄震宙鯨音號鍾其六鬼窟遺其七夜漏其八

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其九柔滌其十身

還清淨觀其十一迺陟秘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其十二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十三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十四鴻恩既廣氛

盪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謠其十五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成遂史臣載文永

垂來齋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益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戴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徃徃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旣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尺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問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羜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器爲廣東提學魏莊

柔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卽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母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寔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楛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栢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中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毘藍蓋西域以毛為之

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木及袈裟之原也陳

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一名無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

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

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

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

也

五銖衣

五銖衣

稗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
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
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
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
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
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
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
黍爲釁十釁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入下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
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
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
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
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
又爲耄志餘書湛師以爲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
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

海幢小記 卷二十八 十一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爲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竒爲勝而業爲儒者耻以竒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竒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竒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東溟時陸五臺爲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琬

無量壽佛遺琬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燼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訪異書入全張雲

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願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斲日翁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龕斲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
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攬
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
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
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 上請贈父
泰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 上於
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爲苛悉歲入
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 賜璘玉使辮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

漢中小品 卷二十八 十一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 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

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爲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刹不可步爲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 國朝歸魏

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岷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徃復甚苦既有緒興補墮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鼗爲
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
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
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
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
末慕容已徃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
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
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為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為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為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為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繼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海幢小品 卷二十八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如塔身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甄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彥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

漢中八品 卷二十八 十一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
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
八日又改崇寧爲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祝聖于
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
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特有
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
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
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
文字一出皆大折闕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
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
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
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
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

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竒古凡
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

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
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
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
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
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
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
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
初有盜者利重貲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傅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煒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
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
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
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
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
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
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
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其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
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
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
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
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殿
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
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于其前明永樂九

溪庵小品 卷二十一
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爲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

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

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不上所以召

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

何故曰畱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

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畱

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谿洞鏤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爲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十二人則有怪

誌公塶塔

臨邑縣東有塶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
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
 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
 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
 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
 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
 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
 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為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
 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
 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
 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
 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
 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
 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重剎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罄所有集
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
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
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
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
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
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
者卽佛卽僧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
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旣貴
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海幢小記 卷二十八 二十七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爲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項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肖畱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卽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旣
不能畱歟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旣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常自理會
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
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
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
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
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
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
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
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
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
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
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
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坡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
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
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
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聞之知事將連
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
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閔作詩曰不信先生
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
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
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
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
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
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
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閻
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
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
閻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請僧姓帝里淺派資無被受曰非本國然事部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
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
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爲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
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
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
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
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
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不復倚之為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贊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

十歲不能言甚以為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

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為即可僧詣其子問

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

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

尚既說偈已即沿麓至磯舉步入江如履平地

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

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

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

與歸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

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

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公旣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
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
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
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
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
溲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
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一吐五
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
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
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
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
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洵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
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字一赫號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
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
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真樞前諷唄移時去竟莫
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
公澗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
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
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
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
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陞睥睨間胡
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
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
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
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
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嫚
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
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
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造寺未幾沒聞題二
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
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倣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
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
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
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
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
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_口取珠將
闍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
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齧牙眼中有珠口中
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漢書小記 卷二十八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栢竒古蒼翠近年轉茂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賓矣其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劊甚歎曰駐不得矣卽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歛有笑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捨五百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
者既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
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
口說也

梟秃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園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事陰遏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還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贖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
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傲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髮蓬蓬

皆假裝掛于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睜睜欲談人可畏支吾

余既歸亦一西首自稱孤商賈盜賊皆盡然其

商賈

烟其不至武槍無幾矣

求年無掛而無亦又因以爲麻可笑彼一曰

練轉入一神數皇和甚生九下米李全示飛士始

百雲練亦衣亦解太空次矯劍取北安民于始入

以掛盡卷之代音風雖王火與不節備神繪遊坐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驗因置觀既構

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日雲乃天降白玉

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

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

雲飛去天資源德心熟童子持自言母問亦字之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瑯
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
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
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
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
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
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
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
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滌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
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
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
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
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開徵赴闕對御稱旨館
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
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叅化妙靖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
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郊
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鞞家竈前又未幾寓
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
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
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
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幄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
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
不敢逼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櫃其竈隱於民家也
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
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泔澣或代執爨皆
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
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
僊師云以曰索隱函景外以趨林余用石函八開
石函長三丈其上鑿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謹也謂吾開真人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者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史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晉宋相南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
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
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
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
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廷正
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賚遺甚
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
翁乃爲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日大將村爲小
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
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劍之地曰劍
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曰文徽辭二將餞之於
鷺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
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
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十餘日乃止

又有人脫骨其葬曰陳軍二陳於余是坐人脫之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爲之無異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日有人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箠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掉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
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讐
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
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
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
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
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
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
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
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
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
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旣亾環劍汝將何
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
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
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
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
淡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使暮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醵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暄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釣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
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
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
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
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
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
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
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
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麤通耳
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恹惜否李生曰不
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感踏不敢動至
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
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日李
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
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
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
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
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
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
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
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
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
旣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
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
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
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
患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
是冊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
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
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
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
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
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
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
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
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自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
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
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一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公幸畱此孽
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
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
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
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
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
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
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
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
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
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
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關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
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
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
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
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
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
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簣待櫬於沙門七
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
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
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
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
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
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
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
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
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
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
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
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
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
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
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
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
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已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
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
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
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勅閣臣劉吉姦邪貶
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墓
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
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
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已故址一如
徐仙之言

今身白衣道人因於陰世之靈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
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轟
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
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小人其來而不歸黃白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倜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朱後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
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
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
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
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
酢致慙勤因構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
及庶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日
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
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
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僊
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
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
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
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文今上卽位之元
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
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盃顏面如故一
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
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
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歛
歛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屬續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
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
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
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
韓驚起憲使張公璉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
遷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
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乎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
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
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在曰我
不歿汝則要歿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
邦靖相繼歿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
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
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
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
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
歿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
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
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
爲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
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
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
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
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
關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
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
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
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
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
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
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年前苗盡枯久之忽靈

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
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
波浪以致雲興雨霈而獨無雷梅疑坐不動曰龍
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
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
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
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
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傳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纏縷寒顛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明失所在矣儿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癱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瞽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

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

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

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

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

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

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

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

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
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
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
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
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
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
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汚
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旣服
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覩物如薄霧中望見妻
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
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
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
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
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
如脂凡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
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
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餠粥盲人微先生惠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
客笑頷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
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
上游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
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
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爲
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
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跌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嚙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鷄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
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
而吏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
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
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卽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
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
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肉芝

孝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
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宋駭
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
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
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
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衆爭啜至飽一方
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
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
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
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
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
猶能誤人餽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
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足爲重輕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華
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
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
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世一之家
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
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
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曰
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
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
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慮未為甚鉅獨派食符籙
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
端臨之說如此最為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
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
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僊應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是本當更詳述其不效且
食之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
徒訟言為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
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僂目之
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
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
形貌既聳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為師不
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僊日

夕大嚼每一食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
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鍾離
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卧病一友曰見此翁
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
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
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
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
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
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廳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
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
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
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
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
世襲至我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
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

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于後乃儒釋未有引神僊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僊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塊于入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于教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千奇萬態莫知虛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爲所使矣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

緯書

一曰元宮上仙

酉陽

雜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若

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一曰淨光重

子化身顏子為月明儒童俱清淨一曰明時晨侍

郎後為三天司直已見厄言後夏馥亦一曰與卜

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仲由在唐為韓

混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為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真詰及厄言然衛覽兩

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西陽又為忍辱仙

釋迦為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雜又為忍辱仙

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為釋迦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為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眾叅會眾說而備錄於

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

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

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

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

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

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

號錫則子文王時號燮邑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

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為河上公
 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為玄
 中法師下三皇時為金闕帝君伏羲時為鬱華子
 神農時為九靈老子祝融時為廣壽子黃帝時為
 廣成子顓頊時為赤精子帝嚳時為祿圖子堯時
 為務成子舜時為尹壽子夏禹時為真行子殷湯
 時為錫則子文王時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
 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在吳為陶朱公右
 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

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

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

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

玄妙篇
云初生

時名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

玄錄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

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

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

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道於老君廼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
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
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
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
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
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
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
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
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
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
有石礪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憇其中見有老
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寘堂中
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爲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
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
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窻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
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
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口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
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
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
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
傳已久謂其年礪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
鶴翅皆黃故以名峰

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日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巖
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巔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放鷄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
骨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自
心待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

也先之變山西掄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
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
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
審出

自唐寧夏二十一至全濟州界凡一百七十里
緣路濟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真隆
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今隄頽河塞內水
輒漲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右衛被圍久月糧無缺舍餘
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
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十題奏乃以馬
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
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

湯姓小品 卷三十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例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
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
會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
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 勅書一道綵段十二
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
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
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
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
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
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旣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
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
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
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漢帳小品 卷三十一
三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
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
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
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
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
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 旨那吉首克歸
款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絲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
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與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 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且有無佛法隆汗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首聞輒齧指咋舌胡騎

漢書卷三十一
四
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顙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首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紉絹巾悅糺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棧供佛飯僧皆設大馘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以國法乎曰中
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老四人餉馬數十蹄
為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曾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
守得西僧輒奉為活佛中國因而糜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為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亦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
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番僧有開教闡化
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
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
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
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
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送番供等物時左

左右近幸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
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璣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
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價
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
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
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構艘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
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實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上已登遐
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其國初設茶馬司與
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
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
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
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
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
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鞞自白魁輒拔刀
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
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
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
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亦林禪自白以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
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
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
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
妾酗酒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
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
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
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
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
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
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官果其精至矣果空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
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曾盡輸其
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
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
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
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惘疑未可
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火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
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
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
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
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
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
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
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
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
一叅將會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
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衢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
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
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詔

今浪穹縣

三

曰鄧賧詔

今鄧州

四曰施浪詔

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

五曰摩

此詔

今麗江府

六曰蒙雋詔

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
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欵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
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賒誤用者至作
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
曰幾十幾牛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南人用具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嚙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人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獐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 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閩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爲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呈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藝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効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幞頭束帶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

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櫺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僕斯宣諭隨命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暉爲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殊瀕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
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
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
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
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
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
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誚之也

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僚以聞後赦
登庸爲都統使惟僚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
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
卜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
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
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
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
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
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
舛諸大臣其未之效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
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
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
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討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討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復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牴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漢書卷三十一
層上安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艍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五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旣見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賫勅印封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苔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苔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紉僞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常正典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苔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苔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躑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海幢小記 卷三十一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
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
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
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
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
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
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
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
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
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
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
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
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
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細孫盧有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
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
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
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
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
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
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
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
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栝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
甲用鐵搗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
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
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
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
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戮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襟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
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
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
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
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感盡
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
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可

膽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
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
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
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
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
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
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
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換柁飽帆
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首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喟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二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刎去得賞蓋皆勇士所殺也爲塋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關白出山畋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呵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攻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閣王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旣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編濶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槁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二飧以苦蓼擣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纒九月以後卽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白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枕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
李進葉貴傳盛二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大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縣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檣俱卸但
掠定海白艚船藏南礁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礁船張
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曰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旣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二人徧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與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九
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問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蹙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帙震耀以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庵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漢幢小品 卷三十一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
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其衆至數千
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
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
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
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言爲
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基
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
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
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
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一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
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
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
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
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亾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
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蹙倭于王江涇大破之
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
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 上怒逮經及
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
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
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
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
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
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
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
令養子毛烈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
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
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
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
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
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列以仲冬
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
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
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

將擄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礬山屯于山嶺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畱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趨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歿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涂或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

追之少衄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

或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

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

所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

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

進口菴中僅有此願少畱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

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

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既敗報踵至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愎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
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收鶚撫福建公兼兩浙
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艤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涔
港任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
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
甚肆謂必待奏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
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
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駭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欵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

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嘸嘸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棊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
畱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
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
伴至杭叅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
于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
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宣
之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
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
奉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
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
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
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涪港諸酋復
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
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
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
憂不全勝也時及夙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逼烏
沙門或自峒嶠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
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
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
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
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
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
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
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涇港奔沈家門
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礪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
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
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入刺虎先行砲從
舵後發舟爲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
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筭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
番攻巢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
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
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
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
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
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
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
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
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
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爲小舟以
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
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詹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歿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制可不征調而強之會江陰趙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所然任之遂
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
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做六花陣
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
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
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
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
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亦
邀擊洋中犁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
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
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眾
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
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
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此趙炳然兵

一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建疏薊寺上憐其功免勘

于給州

附山書

入家所

對香殿

官

...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 終

